



黄蝴蝶感性系列

暮雨潇潇

(台湾) 邓茵梅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暮雨潇潇

(台湾)邓蔼梅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暮雨潇潇

(台湾)邓鸩梅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70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80605-290-9/I·245

全套定价:48.00元 本册定价:9.60元

陕版出图字:25—1995—136号

作者简介

邓蔼梅女士，安徽寿县人，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英语系毕业，生于四川重庆，幼年时随父母来台。大学时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国内外各大报刊及文学杂志。二十余年来，在从事教职，相夫教子之余，仍不忘情写作。其作品以爱为出发点，文字简洁清丽，情节曲折，对白生动。作品风格独具一格，浪漫，写实，悬疑兼而有之。她认为在这个充满了不安，紧张，人际关系疏离淡漠的时代，人们的内心深处更为孤独寂寞，更需要滋润，好的文学作品尤显珍贵。它们给人启发、鼓舞生之乐趣，抚慰年轻善感的心，寻找一处心灵的桃花源。她期许自己不但要写好小说，而且要写好看的小说，（但绝不灰色或黄色，年轻人的心灵是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太深奥晦涩难懂的作品不易为年轻人接受，毕竟读小说还是以消遣娱乐为主，她的文章不拖泥带水，可读性颇高，读了她的小说在消闲解闷之余，能从中得到一些对人性的了解、对生命的珍惜、对爱情的憧憬，是她最大的欣慰和收获。

邓女士热爱人生，重视家庭和朋友，生活简单，写作态度严谨，不哗众取宠，不随波逐流。多年来虽不是最畅销的作家，在文坛的地位始终受人尊重。她已出版近三十部长短篇小说，质量均佳。《雨痕》，《天堂鸟》，《第五季》，《一庭秋雨》，《陌生人》；《星儿满天》，《白色山庄》，《别怕陌生人》，《紫色的风》，《云来云去》等深受读者喜爱，并被著名的广播公司制作成广播小说，拥有大量听众。

近一年邓女士已卸下教职，将更多的心力用在小说创作上，其最新长篇小说即将完成，请读者拭目以待。



作者邓蔼梅女士近照

给大陆读者的一封信

亲爱的大陆读者，你们好。虽然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机会和你们作面对面的接触和沟通，但是我知道也重视你们的存在，希望很快的能见到你们，与你们共聚

一堂闲话家常。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在从事教职之余，也不忘涂涂写写。我本人喜欢阅读旅游。一本好的小说常令我废寝忘食，感动不已。一个美丽的地方常令我魂牵梦萦，想念不已。这些年我有机会到东南亚、欧洲、美国等地旅游，异国风情令我流连难忘。但是能让我停下脚步，永远逗留的还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梦中的嘉陵江，那是父母年轻时住过的城市，雄伟的长城，秀丽的苏杭，繁华的上海，新疆的大漠、长江沿岸古朴的小镇，美丽又现代化的北京，我都曾一一造访，也许在人群中，你们看见一个背着行囊的人，用好奇的眼光欣赏一切人和物，那就是区区在下，我很想和你们打声招呼，却擦身而过。因为我们彼此不认识。中国人本来就比较含蓄，是不是？现在有机会我的作品将在西安出版发行，我盼望你们能接纳我、喜欢我的作品，见面时彼此问声好，不再是擦身而过的陌生人，祝你们永远健康快乐。你们的朋友邓蔼梅敬上。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于台北寓所

内容提要

年轻的魏以琳怀着少女的天真嫁给了杜祥生。婚礼上，一女人声嘶力竭地吵闹，方知他并非情有独钟，婚后的生活简直难以想像，杜家只是窥伺她的财产，杜家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母亲极力挑拨儿子与父亲的关系，并在外有情人，大儿子杜祥生极端自私，专靠结识女人侵占别人的财产，二儿子杜祥平是个双性恋，最后在精神病院终其一生。

在弟妹杨海燕的帮忙下，她终于逃出了虎口，然而未曾谋面的女儿却被迫留了下来。女儿在杜家受尽了苦难，而以琳的思念之情也与日俱增，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在那暮雨萧萧之中，母女俩终于相见。

得到门房的允许，魏以琳朝山坡那幢女生宿舍走去，学校正在放春假，整个校园冷冷清清的，女生宿舍也不例外，以琳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挑这个时候来看罗玫，罗玫根本不晓得她会来，罗玫会留在宿舍里吧？罗玫在信上说自己是个有家归不得的寂寞女孩，连暑假寒假她都留在宿舍里。春假当然也不例外。

有家归不得？罗玫永远不会知道这五个字就像五把利刃般深深的插在以琳的心窝上，令以琳的心滴血再滴血。和罗玫通信也是最近五年的事。

上一封信是三个月以前收到的，罗玫在信中说：

“最近我常常做梦。同样的梦一再重复。梦中，我在旷野里赤足奔跑，我的脚流血了，但是我不能停下来，因为，后面有一只怪兽不停的追逐我。怪兽？它象征什么？是我不可知的命运吗？那黑色的梦使我想到了死亡。死亡的声音是那样温柔。我多么想投入她的怀抱。我累了，我倦了，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累。”

以琳马上回信给罗玫，告诉她梦就是梦，没有什么意义，她只是功课太多，压力太大，才会胡思乱想的。在信末她还写了好多安慰鼓励罗玫的话。

然后她就一直渴望收到罗玫的回信。她担心、焦虑、不安，真怕罗玫会出了什么差错。

“我想回台湾去一趟。”一天夜里，她对迈克说。

“回台湾？”迈克睁大了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问。“你告诉过我你在台湾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

“想回去看看老朋友。”她低声的说。迈克是她来到美国念书时认识的男孩，他是个爽朗大方的人，蓝眼、麦色的皮肤，说起话来十分斯文，看她时的眼光总是充满了柔情。他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在北平和台北都待过一阵子，中国话说得一级棒，第一眼他就爱上了这个中国小女孩。他从不问她的过去，交往了一年多，迈克向以琳求婚。

以琳对迈克的印象不错，她感觉得出他是真心真意的待她。如果她想跟过去切断，如果她想重新开始，这是一个好机会。她那时已经廿六岁了，急于安定下来。她该嫁给迈克吗？这次婚姻绝对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为了慎重起见，她飞到加州姊姊以珊的家里去，以珊大她五岁，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姊夫是个优秀的电脑工程师，他们那幢滨海的白色别墅，布置得雅致极了。

她初来美国时就住在以珊家里。加州的艳阳，美丽的海滨，宁静的气氛，令她暂时忘却那场恶梦。若是没有以珊的支持和鼓励，她不可能从那场恶梦中醒过来。

嫁给迈克还有一个好处，他绝不会对她构成威胁，担心他周围的人对她的过去感到好奇。迈克的父亲见过以琳，他们都很喜欢她。那次两位老人家从德州飞来与迈克共度感恩节。

“我们每天都感谢上苍，赐给我们一份如此美好的生活。”老太太拥住以琳的肩头说。“迈克是我们唯一的儿子，也是最

好的儿子。他虽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那不影响我们爱他，也不影响他爱我们。”

“迈克不是你们亲生的？”以琳睁大了眼睛，既震惊又感动。

“迈克封封信上都提到你，亲爱的。”老太太放开以琳时说。她的眼眸像迈克一样湛蓝。笑容像迈克一样的吸引人。“我们等不及见到你。你比他形容的更漂亮、更清纯。迈克能遇见你，实在太好了。我们真为他高兴。”

“妈咪，别说这不是你为我日夜祈祷得来的？”迈克一手搂住以琳的纤腰说。

“我每晚临睡前都为你祈祷的，迈克。”老太太说。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充满了母爱的光辉。

“这是真的，迈克。”老先生说。他有一头漂亮极了的银发：“你是知道的，妈咪和我从不说谎。”

“我知道。”迈克说：“你们是最诚实的人，你们也这样教导我，不是吗？”

“诚实和爱，永远是最好的两样东西。”老太太补充说。

然后，以琳安排迈克和以珊及姊夫见面。姊姊一家人完全接纳了迈克，包括以珊那对小儿女露丝和杰克。

他们的婚礼是在一家小教堂举行的，婚后，以琳继续学业，等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她刚拿到教育硕士学位。

“一个孩子……”迈克狂喜的抱住以琳，蓝眼睛亮得像艳阳下的海洋。“这真是太美妙了，太美妙了。”

以琳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感觉，一个孩子，是的，她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碰触过的孩子。

“我们马上打电话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爹地和妈咪。”迈克说。一向心细的他，并没有发觉以琳有何异样。

“不，不要。”以琳脱口而出。

“怎么了？以琳。”迈克凝视着以琳，迷惑的问。

“没什么。”以琳掩饰的说。“或许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好害怕。”

“你一定会是个最美的孕妇，最好的母亲，相信我，一切都会没事的。在我们的孩子出世之前。我绝对寸步不离的守着你。”迈克深情的说。

孩子出世了，他们为他取名吉米。吉米有一头黑发，一双湛蓝明亮的大眼睛，粉嫩的双颊，圆滚滚的小手和小脚，是个可爱极了的婴儿。以琳等吉米三个月大后就开始上班。她在一家小学教书，工作很轻松单纯，她喜欢那份工作。她不在家时，有一位中年妇人欣如帮她照顾吉米。欣如有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年轻时她还在医院当过一阵子护士，有经验，有爱心，是照顾吉米的最佳人选。欣如常常对以琳说她从来没见过像吉米这样乖巧的婴儿。

“他会不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以琳担心的问。她想吉米似乎过份乖巧了点。连重物倒地的声音都不会吓到他。他躺在婴儿床上，醒了就睁着一双无邪的蓝眼，脸上的表情像天使一样安详。

“不会吧！”欣如说。她仔细端详吉米，被以琳一问，她真的有些怀疑。怀疑吉米的听觉是不是有问题？在没确定之前，她不敢遽下结论。

“黄姊。”以琳握住欣如的手。她要把那个可怕的念头驱出脑海。“或许是我太敏感了，吉米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

“当然。”欣如笑了笑说。“初为人母的人难免紧张兮兮的。无论如何，我会多注意吉米。”

“谢谢你，黄姊。”以琳说。

那次谈话后，欣如瞒着以琳带吉米去一家儿童医院检查，院长是欣如的老同事，他为吉米检查过后表情凝重的说：

“孩子有先天性的听力障碍，不幸中的大幸是你们发现得早，我建议你们找专门的医生为吉米治疗。”

“院长，您没有弄错吧！”欣如紧紧的抱住吉米问。

“但愿我是错误的。”院长说：“根据我的经验绝对错不了。我很抱歉，欣如。”

“他还有机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对吗？”欣如不死心的问。那时吉米才十个月大，如果他听不见，他将如何学习说话？他将生活在一个孤独无声的世界，太可怕了。

“一半对一半。”院长说。“家中有这样特殊的孩子，做父母的当然很辛苦，爱心、毅力、信心，加上好的治疗，还要一点运气，吉米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的。”

“我会把这些话转告孩子的父母。”欣如说。

欣如没想到那天竟然是以琳和迈克的结婚两周年纪念日，她刚抱吉米上床，以琳就回家了，她神采飞扬，手中还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黄姊。”以琳把玫瑰花插在花瓶后问欣如：“吉米睡了？”

“刚睡。”欣如小心的说。

“你今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以琳笑着问。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欣如问。

“今天是我与迈克的结婚纪念日，两周年。我们没请任何朋友，等会迈克带一瓶香槟酒还有一个大蛋糕回来。我下厨做几样菜，他说想吃我烧的当地中国菜呢！”

“你看，我该为你们选购一样礼物的。”欣如僵硬的说。她本来想说“恭喜”，但是她说不出口。

至少等到明天吧！让以琳和迈克拥有一个美丽浪漫的晚上！鲜花、音乐、美酒、烛光，以及梦想。

欣如想她不能留下来，活了半辈子她仍然不善于伪装自己。她无法坦然面对以琳和迈克，装出快乐的样子。

“你要是早说就好了。今晚我约了朋友到家里打牌。无论如何，谢谢你。”欣如说。

以琳脸上现出失望的表情，她真希望欣如能留下来和她及迈克一块吃晚饭。

“我得赶快回去了，真对不起啊！”欣如掩饰的说。

就在她穿好外套的同时，电话铃声响了，以琳抢先一步拿起话筒，电话是从一家儿童医院打来的，说是要找黄欣如，告诉她吉米的一件斗篷遗落在那里，以琳把电话递给欣如，欣如的脸色发白，她简短的说：“知道了，谢谢。”

等她挂了电话，以琳瞪着她问：

“到底怎么回事？你带吉米去医院？吉米他……”

“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好吗？”

“不，黄姊，请你立刻告诉我，告诉我实话，你做过护士，你当过母亲，你早就怀疑吉米不正常，你偷偷的带他去检查，只不过为了确定一下，你完全是出于好意，你怕我会受不了，是不是？是不是？”以琳抓住欣如的手说。

“以琳。”欣如摇头。“请你不要难过，吉米的情况并没有糟到……”

“到底有多糟？”以琳虚软无力的坐在沙发中，流泪满面。

“以琳。”欣如绕到以琳身后，双手拥住以琳瘦削的肩，柔声的说。“你一定要冷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不正常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吉米不是唯一的一个，他虽有先天性的听力障

碍，发现得早，找专门的医师治疗，爱心、毅力、信心，再加上一点运气，吉米还是有机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的。当然，做父母的将会很辛苦。”

过了好一会，以琳抬起脸望着欣如说：

“黄姊，对不起，我没事了，你回去吧！”

“我不能扔下你一个人，等迈克回家我再走。”欣如体谅的说。

“对了，迈克。”以琳跳了起来。“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至少今晚不成。等明天我们再去面对问题。”

“你真的不要紧？”欣如仍然不放心的问。

“你方才说得对。”以琳吸了口气说，“我会尽一切办法治疗吉米，就算他永远听不见，他还是会懂得我有多爱他，比起那些没有人爱的孩子，吉米是幸福的，是不是？”

吉米不但是个幸福的孩子，也是个幸运的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奇迹似的恢复了正常。他跟一般孩子一样的上幼稚园，念小学、中学，他喜欢古典音乐，喜欢钓鱼，喜欢到祖父母的农庄度假。迈克更以这个儿子自豪。他说：

“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你呢？以琳。”

“当然。”以琳温柔的回答。

她不敢问他如果吉米缺少了一点幸运，至今仍然是个不正常的孩子，他还会认为上帝给他的都是最好的吗？她心头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即使亲如夫妻，她也无法把另外一个孩子的事告诉迈克。

她常常在望着吉米的时候想到那个孩子，常常在望着窗外的雨丝时落泪，那个孩子可有人爱她？那个孩子可有人关怀她？一天黄昏，迈克从外面回来，看见她流泪时问：

“你怎么了？以琳。”

“没什么。”以琳迅速的擦干眼泪，像个做错事的小女孩，当场被大人捉到似的。

“你不快乐吗？”迈克凝视着以琳问。在他眼里，她依然是他初识时的那个温柔，细致，脆弱，坚强，漂亮的女孩。虽然在她心灵的某个角落，有个隐秘的地方，那是他不能探索也无需探索的地方。或许就是那一点特别吸引人吧！生命中的一点创伤，一点点秘密，使她那张清纯的脸，带着一点点充满了沧桑的美丽。

“没有的事，迈克。”以琳摇头说。

“如果你不快乐，那就证明我做的还不够多，不够好。”迈克将以琳小小的身子拥进他的怀中。“或许我们该去度一次假，到欧洲去怎么样？不带吉米，我们一起庆祝结婚十周年的，在巴黎、伦敦，或是阿姆斯特丹，或是瑞士山中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店。”

以琳慢慢的抬起头，眼中满是泪，结婚十周年？他们真的在一起共度了十年的时光吗？她永远忘不了她和迈克结婚两周年那个晚上，迈克为她选购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做为礼物，当他亲手为她戴上那串项链时，她再也无法自持的哭了起来。她把脸埋在掌心里说：

“我不配，迈克，我真的不值得你对我这样好，看看我给了你怎样的一个——儿子？”

“吉米怎么了？”迈克惊慌失措的问。

“吉米，……吉米……”以琳结结巴巴的，她哭的更凶了。她无法等到明天，她的心中再也无法容纳另一桩秘密，她忘了允诺自己要给迈克一个美丽浪漫的晚上，她一分一秒都不能等，她停止了哭泣，她听见自己以颤抖而残忍的声音说。“吉米

听不见，他是个——聋子。”

“噢，不。”迈克一动也不动的瞪着以琳，全身的血液都直往脑门冲去。“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弄错了。”

“欣如今天带他去看医生。”以琳继续说：“她一定早就怀疑吉米不正常，她做过护士，她懂得比我多，她……”

“住嘴。”迈克对着以琳狂喊，他用力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然后慢慢的跪在地毯上，整张脸埋在手心里。

整个屋子突然静了下来，以琳站着，她觉得全身冰冷，她的心再一次的碎裂。

香槟、蛋糕、鲜花以及那些还没有点燃的蜡烛，全变成了祭品，她希望自己淹死在海里，永远不要再目睹这一幕。

“以琳，对不起，我真的好抱歉。我一定伤了你的心了。我是怎么搞的？我还像个男人吗？你比我先回家，你一定比我更受不了吉米听力有问题这件事，我没有安慰你，反而对你大声吼叫，我算是哪门子丈夫？”迈克站起来时，用手环住以琳的腰说。

“该说抱歉的是我，迈克。”以琳哭着说。

“我们都不要自责，更不要彼此伤害。”迈克用他粗大的手抚摸着以琳的脸颊说。“我们更不要失去信心，不管吉米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全心全意的爱他，我记得妈咪说过爱加上信心，会是最好的疗伤药。”

“医生也是这样告诉欣如的：好的专科医师，爱心、毅力、信心，再加上一点运气，吉米还是有机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的。只是我们都会很辛苦。”

“我不怕辛苦，你呢？以琳。”迈克的双眸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

“我也不怕，迈克，我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我当然会支持你。”

为了吉米，以琳辞去了工作，她和迈克带着吉米到处请教专家，他们的运气还真不错，遇见了一位德裔的耳鼻喉科医生，他治愈过不少和吉米同样情况的孩子。当然，在治疗过程中大人的配合是十分重要的。那一段充满了煎熬，伤心，也充满了希望和喜悦的日子，迈克和以琳咬着牙一步步的走了过来。为了全心照顾吉米，以琳甚至不敢再怀孩子。吉米四岁时才恢复正常的听力。

“不带吉米？”以琳从回忆中清醒。“你认为这样妥当吗？”

“他该学着照顾他自己，他总有一天要长大的，这正是一个磨练他的机会。况且，妈咪乐意过来陪他。你老担心我会宠坏儿子，其实该担心的是我，我真担心你会宠坏吉米。”迈克捏了捏以琳的鼻尖说。

安排好了一切，他们到欧洲去。迈克和以琳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这样兴奋，这样快乐过。他们手拉着手在古意盎然的街道上漫步，坐在巴黎露天咖啡座喝香浓的咖啡，并肩站在河畔看缓缓流逝的河水。

“以琳，生命是如此美好，是不是？”迈克心满意足的叹口气问。他的眼神注视着河面上一对悠然游过的白鹅。那对白鹅后面还跟着一群小鹅。

“噢，是的。”

“明天我们就要回家了，今天晚上我们去听歌剧。”迈克兴致勃勃的说。

当以琳抬起头时，迎面有一个人朝她走来。她真不敢相信在这里会遇见杜家的人。那个人是杨海燕，杜祥生的弟妹，在那段混乱悲伤的日子里，杨海燕是最最同情她、支持她的人。

两人对视了好一会，以琳的笑容有点僵，倒是杨海燕热情的先开口，并拥抱住以琳说：

“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好多年好多年了，是不是？”

“可不是！”以琳说。杨海燕一身牛仔装，身上背着个大袋子。一点也看不出她实际的年龄。“你一点也没有变。”

“是人都会改变的。”海燕说。她的眼中迅速的闪过一抹暗影。“以琳，你这些年都好吗？”

“好。很好。”以琳回答。然后她对迈克说。“迈克，她是我的——好朋友。海燕，这是外子。”

迈克和海燕互相握了握手，迈克并问她是不是一个人来旅行？杨海燕笑着回答：

“是的。这已是我第三度来到这里。”

“海燕。”以琳思索了好一会。遇见她是天意。杨海燕能告诉她一些故人的消息。

“我和迈克明天就要回美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找一个地方聊聊。”

“好呀！”杨海燕爽快的说。“你到我下榻的酒店来，那儿的咖啡屋气氛很好。”

接着，她递给以琳一张纸条，上面有她下榻酒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七点，我在那里等你。”杨海燕说。语气中似乎强调要以琳单独一个去。

她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对以琳说？以琳痴痴的望着杨海燕的背影消失，才转身对迈克说：

“迈克，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去听歌剧了。我想和海燕谈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在台北时她是少数了解我帮助过